

编者的话

在昨天举行的湖北省科技大会上,我国著名水电能源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勇传荣获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。张勇传院士不仅是卓越的科技工作者,平时爱好亦十分广泛,在人文领域钻研颇深,曾出版多部诗文集,以诗言志,以文化人,展现了一位科学家的深厚人文素养和大家风范。本期《东湖》特摘登其撰写的文章,以飨读者。

# 喻家山下好读书

张勇传

我从读大学到当教师,在华中科技大学已有六十多年了,深感我们的校园很美,而且越来越美,是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。校园中树多,据说有十万棵之多,有人赞之曰森林大学,这些树都非一朝一夕长成,有个说法是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。很少有人能叫出各种树的名字。树上栖息着各种鸟,也很少有人能叫出各种鸟的名字。这些使校园一片绿色,炎热的夏天,这里温度要低两到三摄氏度。

北边的喻家山,我刚来时,是光秃秃的,连鸟都不飞,可现在是一片林海。松树、柏树,更多的是樟树,都四季常青,我经常去爬山。这山的东边是马鞍山,西边是南望山、珞珈山。它海拔149.5米,是武汉市区内海拔最高的山,形成于亿年前的侏罗纪,比珠峰形成(约6500万年前)还早。站在山顶,能看到东湖(它是所有城中湖的最大者)和磨山楚城,此时你必然会想起杜甫的名句: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还会想到王之涣的诗: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”这都使人陡生豪迈和信心。及至傍晚,你会看到月亮升起,整个校园都被蒙蒙的月色笼罩。或许此时你会想起仓央嘉措(六世达赖)的情诗:“在那东山顶上,升起皎洁月亮,母亲般的情人脸庞,浮现在我心上。”仓央嘉措是达赖喇嘛,但对情感的表述很动人。

我们的校园,单一校区七千多亩,是全国大学中最大的,校园中有很多湖,包括源湖、眼镜湖等,而喻家湖是大学校园湖中最大者,比北大的未名湖大得多。眼镜湖边的世界文化名人园是校友赠建的,有老子、孔子、张衡、苏格

拉底、牛顿、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的浮雕像和他们的名言,雕像区整体上呈圆形,但朝西的一方有留空,据设计者说是留给后来名人的,不知谁能补上。

校园中桂花树很多,樟树也很多,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,我们水电学院前的那棵桂花树是最好的一棵,它东倾向阳,每年开花两次,清香笼罩着水楼,它伸出肢臂,像要去拥抱莘莘水楼学子;水楼楼边有一排高大的樟树,深秋红叶映日,美极了,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。

每年9月许多新同学会到来,青春、朝气、活力、阳光、激情,都增加了学院的生气、潜力和内涵。学校一直有尊师爱生的传统,师生在一起,像一个大家庭。有个说法,父母在的地方称家,如果他们逝去,那里就称故乡。西周时有个说法:“弟子事师,敬同于父母。”如此,学院就是家,我是把学院看做家的。

我们学院的老师、学子间有像亲人那样的感情,教书育人、勤学好问,把学术氛围搞得浓浓的。除了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外,也有许多轻松、自由又带点浪漫的有益活动。

对于老师,韩愈说:“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但“解惑”的要求太高,很多时候老师解不了惑,老师也不懂,这其实也给了学生以发展创新、青出于蓝的空间。很多时候,老师只能指个方向,如贾岛诗所言:“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。”“只在此山中”就是指个方向,而指个正确可行的方向也不容易!做老师应当是无私的,“梦中桃李芬芳日,堪慰栋梁成材时”。

(本文节选自作者的诗文集《曲水流觞》)

# 半夜蝉声

山间纪事 丁一

盛夏,天气预报武汉三五天后高温会升到近四十摄氏度。你嘛!避暑,入山。

我们入山的休闲山庄,叫半城伴山。小区坐落在海拔约一千三百米的一座山头上。山脚下,是白日万家炊烟、夜临一片灯海的“鄂西门户”野三关小镇。

住下时阴雨绵绵,空中的云如浸泡过的旧棉絮,沉沉的,闷闷的,似乎伸手捏得出水来。说雨吧,时而,刷刷直泻,道上清水横流,草间树上如奔马扬鬃止不住蹄地响连天,可刹那间,雨住声歇,散漫阳光从云缝透出;时而,雨丝飘飘看上去似有若无,恰如扯不断挣不脱的雾幔拂卷一般,不想打伞,鬓发渐渐濡湿。本以为这雨幕遮天掩地无休无际无穷无了,可一忽,没了,阳光花花……而且,这暴雨、疾雨、小雨、细雨、无雨……大小疾徐轻重有无之间瞬息变幻,一天下来有没有二十四变?难以计数,老天爷的事,任他去,且随其便。

更迷人的是,那云,那雾。白天,落地阳玻璃门,是一面硕大方正的南窗,坐在窗前,就挪不开步。就像此刻,阵雨刚去,一丝丝白雾在面前飘来,没根没底,不知起于何处,它也漫染脚下的松林呀。渐渐,它汇成一团,这白乎乎就黏稠浓厚起来,像谁在碧缎般的山坡上狠狠顿了一下笔,这重重的一蘸,就留下一团醉醉的画迹。很快,对面不过二十米的树呢?山呢?沟呢?没有了,融入翻卷的云海中去,只有蝉鸣声挣扎着从中逸出,才让我觉悟到,山林沟壑,还在那里。正痴目凝视极力分辨,倏忽一阵风来,弥天大雾似舞台上的幕帷被谁一扯扯开,消失得无影无踪,眼前豁然开朗,山更青,沟更绿,林更翠。蝉声更逼耳。

怎么形容这云雾呢?远山雾海,更是旖旎万千,时而山岭如翡翠般的岛屿在滔天白浪中沉浮不定,时而云雾如一带白练缠绵悱恻在青山腰间。形形色色,变幻莫测,视线无法限定,言语无法界定。何止是我这般人诗?原本素不相识、互不认识的邻居们,似乎也都成了诗人、作家、摄影师。一首首小诗,一节节美文,一幅幅摄影作品,一段段视频,竞相源源而出,抒发着性灵。邻里微信群中,网名“宓沉静松”的邻居,在一段视频赢得大大咧咧的点赞后,解释说:“晨练,看到被薄雾拥抱的野三关镇了一幅画。又忍不住拍照了,最后,雾气浓郁神秘到啥都看不见。”后面是龇牙一笑。网名“儿童团”的邻居,禁不住写道:“是崇山峻岭在云雾中穿行,还是云雾环抱崇山峻岭在飞舞?美不胜收,目不暇接。壮哉乐哉!”后面是几枚“强、强、强”图案。稍晚一些,“宓沉静松”又发上一段视频,注明“随着夕阳缓缓下沉,天边的色彩渐变着,武陵山脉变得柔和而深邃。野三关镇灯火阑珊的暮色与天边的晚霞呼应,像不像一幅动人心魄的画卷?”……我不知道这些邻居姓甚名谁、原来从事什么职业,但我真切感受到他或她的真情流露,不啻神来之笔,发现美,享受美,赞颂美,传扬美,这美的心声如山泉流淌,冷冷成韵。

傍晚,天放晴,西天如打翻调色盘,那倚着青穹坐着山脉五彩斑斓的背景,加上云里雾里搅和一气的瞬息色调变化,邻里中提着相机、举着手机出门欣赏拍摄的不少,但恐怕这山岭这境这景,没有谁能以彩笔摹画得出,也没有谁能用言语描绘得出,也没有谁能用镜头拍摄得穷尽。大自然,鬼斧神工,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绮丽,就让它映入眼帘留在心底吧。

可不哩,大自然,自有它盛夏的歌者,就像北国之冬自有雪花翩然而至一般。这就是蝉声。晴晚山岚里,这知了,开始了极为霸气霸道的鸣唱。有的,“吱吱吱呀”自信热烈;有的,“知哇知哇”声腔更为亢奋;有的,“嘶嘶嘶嘶”不绝如缕坚韧坚毅决不歇气……甚而或之,它们汇成一阕天地间的大合唱。

“这个虫子叫得好吵啊,怎么这样子啊,吵死人的,心烦。”图案是一串眼泪,有叹息,有烦恼,有愤怒,也有无奈。邻居中有人首发抱怨。我谓之“倒蝉派”。

有人窃窃一笑:虫子叫说明生态好。有人回应,虫子叫得很急促,很辛苦哦。有人跷起大拇指:山上的知了叫的声音穿透力很强。我谓之“挺蝉派”。

呵呵,山里蝉声,竟在人世间引发呼应,我以为,无论挺它倒它,蝉若有心,定然窃喜:有了听者,有了知音。

有人呼应“倒蝉派”:看来买房还是要实地体验住一下再买啊,离开喧嚣的城市来这儿避暑想图个清静的。这么吵,有朋友来住一晚嫌吵就走了。

如何看待聒耳蝉声?有位熟识的老军人引古诗以证: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。

看来“挺蝉派”居多。有邻居说,各种昆虫叫才是有乡村的感觉,睡得才安逸。

嗨,我也凑凑热闹:亲近大自然,从林的风,山头的云烟,绿叶上的露珠,欢快的蝉鸣鸟唱……难得的享受呀。在其中体会到心的宁静而不是枯燥,感觉到一派生机、祥和,禅意漫漫,真正美妙。如果山路弯弯再有萤火虫点点,那是不是更浪漫,更能唤起童心呢?老了,心要静,耳旁并不需要死沉沉一团哈。

是不是我离蝉声远与“蝉声吵人说”缺乏同情共理心?殊不知,就在昨夜,有蝉鸣在我北面纱窗上,先是嘶嘶地叫,老伴为它担心:老了?弱了?哑哑唱不出来。俄顷,蝉声格外响亮,嘶哑变得畅快,老伴说:它嗓子叫开了——开了,歌唱家的旋律韵味出来了,就像花儿开了有了芬芳和色彩,我们顿觉得这盛夏骄子不负其时哟。

有位目标明2单元7楼的邻居,着意转载一文《有蝉鸣才是夏天:谈古论今话蝉鸣》。文中摘要说,盛夏时节,蝉的鸣叫一声高过一声,似乎只有一阵阵蝉声,才能给夏日平添诸多乐趣和色彩。清微而嘹亮的蝉鸣声响彻林间,把我们的思绪放空。这就是夏天的声音。蝉,在大自然里是很不起眼的小昆虫。很多人觉得蝉鸣让人心烦意乱,是噪声;也有人觉得蝉鸣是声声入耳的天籁之音。有人觉得寒蝉凄切,顿生愁意;有人觉得蝉鸣嘹亮,生机盎然。我觉得蝉鸣就是那个蝉鸣,没有变化,还是取决于听者的心境。

作者最后直抒胸臆:我一直都喜欢夏日的蝉鸣,因为这是夏天的声音,有蝉鸣才有夏天的感觉。有蝉鸣为我们歌唱,有蝉鸣为生活歌唱,有蝉鸣就有诗和远方。

夜色渐沉,围绕蝉声是吵人还是悦人,余音未了。我随手转三首“咏蝉唐诗”供邻里朋友们欣赏。说明“三作家心境不同,笔下感受各异。都乃大家佳作,值得品读”。一为虞世南《蝉》:“垂缕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这首咏物诗,咏物中尤多寄托,具有浓郁的象征性。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、习性和声音,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,物我互释,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。二是骆宾王《在狱咏蝉》:“西陆蝉声唱,南冠客思深。不堪玄鬓影,来对白头吟。露重飞难进,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,谁为表予心。”这首诗作于公元678年(唐高宗仪凤三年)。当年,屈居下僚十多年而刚升为侍御史骆宾王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,遭诬,以贪赃罪名下狱。此诗是骆宾王身陷囹圄之作。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,以蝉比兴,以蝉寓己,寓情于物,寄托遥深,蝉人浑然一体,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“遭时微蹇”的哀怨悲愤之情,表达了辨明无辜、昭雪沉冤的愿望。三是李商隐《蝉》:“本以高难饱,徒劳恨费声。五更疏欲断,一树碧无情。薄宦梗犹泛,故园芜已平。烦君最相警,我亦举家清。”这首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,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,最后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,首尾圆融,意味连贯,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了浑然交融与统一,是托物咏怀的佳作。

云雾,变化万千。蝉声,音韵交响。这大自然,赋予我们的,是何等的有声有色,意蕴渊潜。由此,远离繁华都市,小居僻岭远山,我想到一个问题:如何看待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般若造化?我们常说,寻居山野,是为了顺其自然,融入自然。但大自然呈现在面前时,我们是否能在心理上能接纳大自然?顺天应势,当然要趋利避害,有爬虫要阻隔,有蛇鼠要驱除,有蚊子要扑灭……但是不是连蝉鸣鸟唱也不能容忍呢?

沉思间,刷刷刷……夜已亥时,又一阵大雨淋漓,蝉声,顿然寂灭。老伴问,那些知了到哪里去了?

关于蝉声的议论,随之化为乌有。

老军人在邻里微信群归结一句:趁知了没叫,赶紧入眠,各位业主晚安!

——蝉声半夜。明日是否又万山蝉声?谁又能知了,知了……

## 中洲赤壁

(外一首)

刘重庆

一把火,让一个地名转世  
中洲赤壁,并非沉睡在汉江湖  
浅浅的记忆里。向南二十里  
古镇田二河,有春秋阁,鸡鸣寺  
隐约听得见赤兔马踏踏有声

长江和汉水,同气连理  
文武赤壁,何必隔江对峙  
对此,汉川老人李显昌  
不以为意。考古文稿和证物指认  
赤壁大火是汉江湖上燃起的

樯櫓烟灭,湖水退隐  
棉花和水稻守护的大湖石上  
两个朱红色的大字,道劲有力  
赤壁就端坐在这里。年年岁岁  
静看泥土磨亮犁铧,是不是  
沉在湖底的拆戟?

## 太平寺的蜗牛

结满尘埃的肉身  
从菩提树上跌落  
找寻太平寺的路

方丈轻挥的拂尘  
引我上台阶  
叩拜佛祖

五百年了。倘若  
洗不净尘埃,可不可以  
将我垒砌在舍利塔下  
早听松涛,晚听佛号

## 楚天飞歌(歌词)

陈训金

滚滚长江水  
激情澎湃浪花开  
巍巍黄鹤楼  
春风浩荡扑面而来  
大三峡的涛声  
那是天下最深情的表白  
神农架的鼓点  
敲醉了人间最美丽的神采

多情大别山  
杜鹃含笑遍地开  
好客大平原  
梦里水乡等你来  
大铜锣的响声  
那是英雄最赤诚的情怀  
古编钟的音符  
奏响了荆楚最动听的天籁

知音湖北 楚楚动人  
高山流水遇见无处不在  
畅游湖北 处处开心  
楚天飞歌歌唱新时代

# 从幕阜山区走出的敦煌知县

李专

岁月要湮没一个人,许多人无意中加入了湮没,许多人努力地进行了抵抗。

汪宗翰,是光绪十六年(1890)进士,从幕阜山区通山县走出的最后一位进士。15年后,施行了1300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被废除。

在光绪二十三年(1897)《通山县志》里,收录了汪宗翰的六篇文章:《涓港桥记》《续补横石桥记》《九宫平壺台前建三门记》《重修文昌奎星两阁暨镇南书院记》《建修武庙碑》和《劝捐闾邑学田引》。六篇文章都署名“吏部主事汪宗翰”。一部县志里收入一人六篇文章,可见这一人在当时的分量。因为当时通山县就他一人是进士。他的上一位进士是乐鸣韶,乐鸣韶是130年前的乾隆二十二年(1757)进士。同时期,“也算是”通山的进士是吴怀清,他祖籍通山,是以客籍陝西山阳人考上进士。吴怀清和汪宗翰同年进士,他还曾为汪宗翰撰写了《清吏部主政嗚進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汪公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》。

汪宗翰为官二十多年,当来当去都是七品官,关键还是位清官,他退休回家时连路费都不够,还得靠僚友资助。他的钱去了哪儿?吴怀清《栗庵老先生神道碑》云:“壬寅,调授敦煌,甫下车,适东乡水溢,方百里内皆成泽国,饥民等哺,请赈未遂。公乃自捐钜款,代筹生计,以苏民困。”民国重修《敦煌县志》:“时冬,调任敦煌。甫下车,以敦煌地处边塞,风气刚蔽,以振兴广教为急务,倡捐钱谷,添设义学二十九处。国家停科举,设学校,废八股,以策论取士,时新旧书籍无,公捐廉俸二百金,由沪购置经、史、子、集及科学书二百余种,置鸣沙书院。”不足五年的敦煌任期,有“自捐钜款”和“捐廉俸二百金”记录两次,钱到哪里去了很清楚。吴怀清的《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》,还给予汪宗翰极高的人格评价。汪宗翰在镇原县六年,士民有“鄂渚名儒,原州生佛”“恩深夏雨,化洽春风”之颂。在华亭县“政局宽平,法不枉纵,恩威并用,民教相安,士庶德之”。在甘肃十多年,“所至一介不取,百废俱兴”。

当然,他所服务的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了,他作为一位朝廷命官,能够“善终”已经算是不错的命运了。

我不得不写汪宗翰,是因为他与敦煌文物的瓜葛。

余秋雨的《道士塔》让世人知道了道士王圆篆,并把不少的怨气撒到这位道士身上。放牛伢丢了牛是赔不起的,关键王道士连放牛伢都不是,谁安排他保管敦煌文物了?余秋雨文章里,只提到敦煌县长,没有提汪宗翰的名字。刘诗平、孟宪实在他们的《敦煌百年》专著里写道:“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那年,敦煌县令是严泽。一年后由湖南沅江人氏鄂绪棣接任。敦煌的地方官员和士绅有许多人接受过王道士的经卷赠品,有的施主也得到过……两位县令是否也拥有藏经洞的藏品,没有留下文字记载,所以也就不得而知。1902年3月,汪宗翰出任敦煌县令,汪县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和绢画。汪宗翰,字栗庵,湖北通山人,与王道士算是‘老乡’。汪宗翰谙熟历史文化,在敦煌县令任上,曾搜集过当地的一些汉简。作为进士,当汪见到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后,立即判断出了这些经卷不同一般,但他同样没有采取任

何措施,只是在1903年冬天,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甘肃学政叶昌炽”。

叶昌炽是金石家,更知敦煌文物的价值,他建议藩台把文物运到省城保管。一个气数已尽的王朝及其所属的官僚体系,仅运费这一宗事就叫他们束手无策。此建议如风吹沙漠草。

汪宗翰生于道光二十五年(1845),歿于民国九年(1920),葬汪家畷住屋上首月梳形地。

汪宗翰在吏部供职三年后,分别任过甘肃镇原县知县、敦煌县知县、甘肃省法政学堂教务长、华亭县知县。民国军起,汪宗翰绕道回籍,时年67岁。汪宗翰回乡时,母亲已90高龄,当儿子拜见老娘时,受拜的老母溘然长逝。

倪霞从2001年游历敦煌时得知这位敦煌知县是通山人,便作出许多努力,写出多篇文章。

汪宗翰居,土改时分给贫雇农居住。1980年代,他的第四代孙汪三元鼎力购回,本想修缮,终是无力,现在已坍塌得只剩几堵砖墙。倪霞见过汪宗翰送给80岁姑妈的一块“体壮山河”贺寿匾,匾在高湖芭蕉湾。村民做屋时,取下来当和泥的垫板,损害不小。倪霞最大的贡献是找到了汪宗翰的第五代孙汪汉斌,汪家畷族人找了多年都没找到。汪汉斌出生于沙洋,1982年父亲把他送回通山,托付给亲戚到通山一中读书。汪汉斌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。倪霞和汪汉斌以及汪汉斌的表哥陶祖旭一起,祭拜了汪宗翰墓。当地人说,黑色大理石镌刻的《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》,已被文物贩子买走,墓前还剩有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。

故居不存,是遗憾。聊可告慰的还有宗祠。

汪氏宗祠是汪宗翰考上进士那年冬月,汪宗翰主持修建,族人恺斋负责施工。抗日战争时期,汪氏宗祠曾是通山县政府和县中学的短暂栖身之所,“文革”时损毁。2011年正月十五,支书汪济波发起,并要求在苏州创业的弟弟汪义芳率先捐资100万元,再加上更大族捐资400多万元,复建了比原来更大更豪华的祠堂。他们复建祠堂最大的动力,就是为了纪念汪宗翰。

2023年3月9日,我到闯王镇汪家畷村参观了这座祠堂。这是我看到的通山最大的祠堂。同时,也是镌刻楹联最多的祠堂。

汪宗翰自己所撰楹联就有两副。其中,戏台一副为“醒眼看来古今一梦才觉,从头做去忠孝二字为先”,大堂上另一副为90字长联。整座祠堂居然有五位状元、一位榜眼、一位探花、六位翰林撰联。五位状元是咸丰己未状元孙家鼐、同治戊辰状元洪钧、同治辛未状元梁耀枢、同治甲戌状元陆润庠、光绪丁丑状元王仁堪。王仁堪的楹联直接为汪宗翰个人而写“一部龟兹新乐府,九天蟾窟好楼台”。榜眼为同治甲戌榜眼赵尔巽,探花是光绪丙子探花冯文蔚。大门口一副楹联为时称“江南才子”王凤池撰“绿水环门锦涨潭花三月暖,丹炉列鼎香烟树五云高”。

这么多名人楹联,显然不能一一请到,只能是陆续添加。能请来这么多名人楹联,说明汪宗翰人品高人缘好。这些珍贵的楹联,现在只能录其内容,字迹都是现代电脑字。

已经非常好。



《小院》(油画) 葛昭辉作